

完，乃以棉花掩塞好。及突围后，钟其富等被俘，乃请求第四收容所之渡由大尉请派二十人去安葬师长棺灵，后得我们八人去，因棺木太重（约千斤）抬不起，乃就地祭灵，时另一日军官大尉亦在旁行礼陪祭。余涕曰：

“师长，我对不起你，无力搬动，将来待夫人公子来时，再搬回公馆花园内作庙以祭！”

（以上为1945年5月初131师杨霖超（字觉之）逃出俘虏营收容所后，经广西福祿县步行到融县，找到罗域龙岸避难的家属口述的）。

缅怀桂林抗日壮士

姚绍芳

我是一九四四年冬桂林抗日战役的幸存者，去年有幸重游故地并瞻仰了七星公园“抗日阵亡八百壮士陵墓”，当年壮士誓死卫国英勇殉难可歌可泣的事迹仿佛又浮现在眼前。

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，继长沙、衡阳失守之后，桂林城防保卫战成为了抗战末期最后一次残酷的战役。此役担任防守桂林任务的是国民党桂系第三十一军一三一师、第四十六军一七〇师及配属的中央炮兵团等部共两万余人，他们满怀抗日救国壮志，勇于阻击数倍于我的日本侵略军。他们曾在漓江两岸的东江镇、中正桥、伏波山等核心阵地与敌展开猛烈巷战旬余，无数忠勇将士为了保卫大西南后方使人民不

受日寇的蹂躏流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鲜血。

特别是肩负城东防务的一三一师三九一团，处于外围，战区辽阔，孤军作战，在十倍于我的日军重重围攻下，师长阚维雍将军亲临前线指挥若定，全团官兵斗志昂扬与日寇反复地进行白刃战，夺回猫儿山、屏风山阵地，有力地牵制了敌人，保卫了友军桥头和城防阵地。该团坚持了六天六夜的浴血奋战，终因众寡悬殊伤亡惨重，此时师长阚维雍临危不惧，率指挥所部官兵死守七星岩内。爱国将士忠贞不屈，抱着“宁为沙场战死鬼，不做屈膝亡国奴，誓与阵地共存亡”的决心，在团长覃泽文，副团长吴伯衡的率领下，手持火焰喷射器等，往返杀于岩口阵地冲前，与敌人进行殊死之战。终因弹尽援绝，日寇不顾国际公法惨无人道地对我施放毒气。乃至全团官兵壮烈殉国。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，国民党政府与桂林市人民曾在七星岩内挖出大批尸骨重新埋葬，并予以隆重追悼，解放后市人民政府特在该地修建了“抗日阵亡八百壮士陵墓”。

我是原国民党军需学校的毕业生，一九四四年任三九一团团部三等佐军需，是该战役的幸存者和历史的见证人，解放后在政府的关怀下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，去年暑假我有幸重游了桂林，特意瞻仰了矗立于苍松翠柏之中的抗日烈士陵园。今年值抗战胜利四十周年，特写此文以表对为国捐躯的壮士的怀念。

（原载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日《桂林日报》）